

橄榄绿文库丛书·长篇小说

# 当兵

■ 北乔 著

人民武警出版社

橄榄绿文库丛书·长篇小说

# 当 兵

北 乔 著

人民武警出版社

2003·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兵 / 北乔 著. — 北京: 人民武警出版社, 2003.3

ISBN 7 - 80176 - 053 - 0

I. 当... II. 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8285 号

## 书名: 当 兵

---

作者: 北 乔

出版发行: 人民武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 号 (100089)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武警部队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数: 237 千字

印张: 9.625

印数: 1 - 8000

版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 - 80176 - 053 - 0 / I · 13

定价: 25.00 元

---

# 第一章 影子挂在单杠上

## 1

---

九班长姚家新已经懒散了好些日子。自从老兵离队后，他就跟进入冬眠似的丢了往日的小老虎样。可在新兵到队的前一个星期，他却召集三排的元老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议题只有一个，想些歪招儿收拾收拾新来的排长。凭他的经验，新兵下连，部队新一年的工作就会全面展开，三排没排长的历史自当宣告结束。在会上，姚家新表现出少有的严肃和慎重，把对付新排长上升到了事关班长老兵们日后地位和生活质量的高度。在他的领导下，一帮兵们从战略的高度到具体的战术动作，滴水不漏，硬是弄出了一个狠整新排长的战斗方案。老兵要和新干部叫板，占上风的常常是老兵。有他姚家新出马，再加上一帮子老兵油子，给新来的排长设几道坎儿，还不是小意思。

看来，这新来的排长要倒霉了。倒霉，是注定的。姚家新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

姚家新当初从一班下到九班时，没和领导说过什么，自己是

该下九班嘛！一排与三排是一个中队的两极，就像一班与九班一个天一个地一样。当过兵的都知道，这部队的序列本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可一到实际生活中，一班一排可就成了排头班排；三排九班落在最后，自然就是垫底儿的了，用部队的话说就是全中队的“副班长”。姚家新不怪是谁第一个如此设定的，相反倒觉着这样挺好，当兵嘛，就该论资排辈，就该分个强弱高下。想至此，姚家新替即将来到的新排长又有些不服，人家还没开始干呐，就打到三排了，不算公平。再一想，也对，新排长不到三排，难道还让人家老排长当“班副”。再说了，这排长要是能在三排捣鼓出点名堂来，到哪儿还不是呼风唤雨！

你就来吧，看到我们三排的这帮老兵，你就知道三排长这职务可不是个好活儿，瞧着吧！原本心情不好的姚家新想想要来的三排长会遇到的种种难缠的事，不禁乐开了花，这在部队的最后一年可有过头喽！哈哈！他有些日子没这么开心过了。

让姚家新意外的是，新排长没到，新兵倒先来了。

一茬新兵来了，营区迎来了一个新季节。

新兵进营门时，姚家新没和其他人一样列队敲锣打鼓热烈欢迎，而是站在宿舍的窗口默默注视着。外面喧嚣一片，有点像个集市，老兵们乐呵呵地窜来窜去，新兵们大多如刚过门的小媳妇一样忸怩，班长、干部眼里喜悦的光芒如火星闪烁闪烁。看着新兵下了卡车，姚家新心里怦然一动，新兵虎气十足的身影挑起他的某根神经。他不禁勾头望了望自己一身的橄榄绿，又回头看了看那已被岁月洗得发白的被子。

还是新兵好嘞！

他真好羡慕这些稚嫩的新兵。

姚家新依然记得他当新兵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有时他会对自己说：“妈的，三年，比撒泡尿的工夫还快，哧溜一下就过来了！”刚到新兵连时，班长让他们新兵填表，他在入伍动机一栏

中写了五个字：“练武，抓坏蛋。”班长乐了：“熊新兵蛋子，哪有你这样写的？”他歪着头瞧了一下班长笑得有些夸张的脸，心想这样想有啥不对，我当武警就是为这个啊！

班长说归说，没有叫他改。

三个月的新兵连生活，天天累得跟散了架似的，往床上一躺倒头便睡。临分兵时，姚家新缠着班长要来一大队。一大队好哇，巡逻、追捕、反劫持人质……想起这些带劲的任务，他浑身的血管就发烫发胀。班长问他新兵连的训练咋样，他老实地回答，累得要死，苦得不行。

班长说：“和一大队比，这是小儿科。”班长是从一大队来的，姚家新知道班长不是在唬他。

姚家新一本正经地说：“到不了一大队，我这辈子都活不出点人样儿来。”

一人一句，不多不少，班长笑了，他也笑了。

班长问他笑啥，他说：“我是跟着你笑的，你笑啥我就笑啥！”

这下子，班长笑得更起劲，姚家新耳朵边一阵脆脆的声音。

姚家新是从农村来的，按部队的说法，称农村兵——以别于城市兵。营区里有各式各样的兵，但按家乡所在地和户口这么一分，就两种了。农村兵到部队来，心里的想头比较多，最大的愿望是能完成从穿布鞋到蹬皮鞋的伟大革命，说白了就是提干，转改志愿兵也行，反正这两样都能转成城市户口，摇身变成城里人。再不行，那就瞄着党员吧，入个党回去，在村里也能算个人物。姚家新是农村兵，可他倒没想这么多，想得更多的是他爹。他爹当过支前队长，带着一帮乡亲推小车，算是为革命做出了不少的贡献。因了这一点，他爹历来都是把自己当作老革命看的，说是当初要不是恋着姚家新他妈和家里的几亩地，早是北京的大官儿了。姚家新离开家的那天，他爹对他说：“小子，在家里你老

末，担子最重啊，到部队好好干，弄双皮鞋穿穿。”姚家新嘴里不敢说什么，心里却活络开了，就我这样的人还能当干部？爹，你真是落伍了，我到部队见识见识就知足了。

新兵下连，营区便呈现出过年的场景和气氛。

得到了新兵下连的准确时间，兵们开始里里外外大扫除、挂横幅贴标语，把营区装扮得花花绿绿喜气洋洋的。中队也像搞节前教育一样围绕新兵的到来给兵们上课，无外乎“如何保持老兵形象”、“如何和新兵相处”、“如何尽快带新兵适应连队生活”等等。这一教育是新兵下连系列教育的第一站。整个教育将会延续到新兵下连后的一段时期。先是新老兵分开上，最后以一块上而告终。这边文艺骨干在排练节目，那边司务长和炊事班长在紧锣密鼓地计划食谱……不用说，人人都忙得热火朝天，喜气洋洋。

这天早上中队长去接新兵，老兵们在指导员的带领下突击练习敲锣打鼓。这些家什都是刚从仓库里倒腾出来的，吹去寸把厚的灰尘，跟新的差不多。也难怪，这些玩意儿，现在难得露回脸了。要不是有老传统这说法，兵们早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了。

新兵到了，兵们在营门外列队相迎，接下来是会餐开联欢会……过年有的全有了。

新兵下连，老兵“过年”嘛。

退伍工作结束后，营区冷清了许多，搞训练组织个什么活动，干部望着短了一截子的队伍，有些失落。现在好了，又是队伍森然、人强马壮。

兵少了，班就合并了，有的班长只空有一个职务；老班长走了，又提了一拨儿正副班长。新兵不来，他们没法子走马上任。

老兵欣喜的是，有了新兵，咱这“老兵”才硬碰硬。

新兵一到，皆大欢喜。

过年，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儿，也是轻闲的时候。新兵到了连队，才真正踏上了军旅生涯的起跑线。新兵们的种种理想念头醉

发出了使不完的劲，大小工作抢着干。老兵呆在一旁看热闹，时不时还指手划脚，新兵对老兵的吆喝百依百顺，还要想方设法套近乎搞感情投资……老兵终于获得了老兵的感觉。没这种感觉的老兵，根本就不叫老兵。有这感觉，比过年强多了重要多了。

说来有点玄乎，余洋是跳入姚家新眼帘的第一个新兵，看起来与别的新兵没什么两样，但姚家新心中还是涌起了让这兵到九班来的欲望。当时他并不知道余洋是个与众不同的兵，有的只是一种直觉。仅此而已。后来他知道了，余洋这兵太特殊，除了他的身世，更有一种说不出具体名目的特殊。也不全是。余洋这兵又很普通，普通得随处可遇。也许普通到家了也是一种特殊吧！他在部队的最后一年，经历了一些特别的事情，后来，他想这和余洋这兵有很大干系。是调味品，还是其他什么的，他倒没细想。

余洋下了车，和别的兵一样，背着捆得像炸药包的被子，左手提个网兜，里面盛的是天蓝色的塑料脸盆，内装毛巾牙膏牙刷肥皂洗发精雪花膏，还有一双用报纸包着露出鞋跟的解放鞋；右手拎的是草绿色的旅行包，这是县人武部统一配发的，不但交钱，比商场里的至少还贵一倍。有的兵车上车下乱窜，好像是少了什么东西，正尖着脑袋找呢。天还有些凉丝丝的，这些兵却冒了汗。大多数兵东张西望，怀着好奇的目光打量他们将要生活三四年地方。

余洋下车后，一直站在卡车与中队长两者的中间，目光始终扶在中队长脸上。在他身边的王京涛，手里捧着被子，一根背包绳似死蛇样软软地垂着。王京涛在新兵连收拾东西时，是动手最早的一个兵，细得是没法说，人家全弄好了，他还在塞塞扎扎的，可到了中队，他的那点东西像鱼网上的水，哩哩啦啦的没完。这两个兵一白一黑，十分的抢眼。余洋是被潮湿的海风吹大的，长得有点瘦，但绝不单薄，斯斯文文平平常常之中不失精



干，皮肤白得像削了皮的土豆，用日后崔斌斌的话说“细皮嫩肉的，能掐出水来！”王京涛与他恰好相反，根本就是黑树桩——粗粗黑黑。姚家新望着白乎乎的余洋还是有点不舒服，一个奶油小生，入伍前浸在蜜罐里，身体素质不会咋样，到了这整日里摸爬摔打的一大队，撑得住吗？想到这，他心里又生出了些许不快。

余洋对王京涛那丢三落四的劲头有点看不惯，目光里就长出些不屑来。不该有这看法，余洋自责起来，都是新兵，在老兵眼里全一个样。再说了，在新兵连时，他觉着王京涛这人挺好的，老实、憨厚，虽说军事素质差了些，但谁还没有不足的地方，谁还能什么都比别人强？有一点他没想到，王京涛后来居然成了个人物，令许多人大吃一惊，难以接受。

余洋当兵根本就是一念之间的事儿。上高中时，他算得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学习成绩没说的，兴趣也很广泛。老师学生们总以为余洋考个大学不难，他自己也认为手里已攥了半截通知书。高考第一天，感觉特别的好，到了第二天一早，他突发高烧，脑子跟团糰糊似的，后来只能看着平时成绩比他好比他差的同学喜气洋洋地甩着通知书。有过几天茶饭不思睡觉不香，但余洋这坎儿还算比较轻松地迈过了。考不上再考呗！余洋开始步上了复读生涯。按部就班的一切是被征兵打乱的。那天中午放学，余洋看到了征兵的宣传标语，不知怎么想的，就去报了名。报完名，对谁都没讲，还是照上他的课，就连体检也是找了个借口请的假。直到家访政审时，余洋要当兵的消息才传开了。老师同学们面对他，全是不解的表情，一个好端端的大学生苗子，怎么就有了当兵的念头呢？当然，余洋想当兵还有一个只有他知道的原因，没法跟别人说，也不会和别人说。这是他心中的一个痛，有时连他自己都不愿想起。他只是不停地对自己说，早点离开这个已经不算家的家，离得越远越好，既然大学没考上，还不如当兵去。

班早已分好了，班长一字排开，中队长手捧花名册，念名字时声音高亢昂扬底气十足。每点一个新兵，他都送出似老农端详破土而出的幼苗时的表情和目光。一堆可爱的新兵就这样尾随到班长的身后，成了班长的人。

余洋和姚家新第一次打照面时，并没有和他心中那传奇人物的形象对接上。在新兵连时，姚家新活在班长的舌尖上。班长说姚家新这人有许多刺得领导不太好受的毛病，但并不影响他成为兵们心中的小偶像。有的兵也不稀罕他，说他是大队头号呆。典型的毁誉参半的人物。班长说个性害死人呐。余洋不这么看，从班长嘴里流出的那一个又一个故事，他认定姚家新是他想当的那种兵。见到姚家新，他心里没点激动的迹象，但他感觉到姚家新身上有众多他追求的东西。

许多老兵说：“这兵那，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崔斌斌的话更直露：“操，这茬兵，没几个顺眼的。”

崔斌斌的嘴在大队是挂上号的，出了名的油，什么话到了他嘴里总是另一番滋味。他想怎么说，就能怎么说，说出来还真是那么回事儿。话多而滑，就数崔斌斌了。姚家新的口令是中队乃至全大队的一绝，力度、节奏、音质、威严……无人能比。这不，中队就有“姚家新的口令、崔斌斌的嘴”一说。

姚家新没客气——事实上，他从未客气过——当即说：“有理，要不我总觉着你们不如我呢。”

有一句他没提，一年年的兵是不一样，但不好比，就如青菜萝卜，各有千秋，怎是一个好孬能罩得住的。现在这年头，许多人都爱以简单的好与坏、对与错来界定人和事。在营区里，这一点尤为火爆。非好兵即孬兵，根本没有界于两者之间的那一拨。再者，昔日在战场上的好兵样，在今天的营区里，绝大多数被人看成了孬兵。没仗打了，兵有棱角就不是好兵了，哪像过去，调皮捣蛋不怕，只要上了战场是好汉就是好兵。现在啊，评价一个

兵可比过去复杂多了，要当个好兵也难多了。

他有时不由自主地问：这世界到底是怎么了？这营区到底怎么了？这兵又到底是怎么了？

整个一大队来了一百零六名新兵，一中队三十一个。按往年惯例要将新兵集中编成三个班，今年一大队来了点小改革，每个班安插三四个，使班里形成均衡的年度兵梯次，产生老兵带新兵的连锁效应，以此来较快地让新兵形成战斗力。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事。老兵退伍后，全大队只剩下百十号兵，却要干原先三百人的活儿。光是巡逻就应付不过来，二十个小组六十个兵，一个中队根本无法派出去。

如果没这改革，中队是不会往姚家新班里分新兵的。

晚上开班务会时，大家安安静静地等着开会，姚家新像掷飞镖样发给每人一支硬盒“青州”烟。老兵们不声不响地取烟点火，自然得就好像这烟是自己放在桌上的。新兵们坐得板板正正的，目光直杵杵地钉在某一处。

“会抽的就抽，不会的，别学，这玩意儿不是好东西。”姚家新点着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几个新兵扭扭怩怩地就似第一回抽一样将烟上嘴燃着，尽管他们都有三五年的烟龄了。姚家新直想笑，心里嘀咕，新兵蛋子，真是新兵蛋子。

“班里的事，听班副的，没我的事，下面由许康副班长主持班务会。”说完他兀自踱出学习室进了宿舍仰躺在床上跷起二郎腿吞云吐雾，那一个个圆形的椭圆形的烟圈在空中悠悠荡荡。

许康比姚家新晚一年，副班长已干了两年，属于资格最老的班副，这包括兵龄和当副班长的年头。在整个大队，他是惟一连干三年班副的兵，放眼全支队，像他这样的也不会超过五个。而在一中队，有两名班长居然是从刚满一年的兵中破格提拔的。面对这如同黑白般的强烈反差，他只是觉得怪不好意思的。有老乡

替他打抱不平，他倒挺知足的，能当个班副不错了，总比老兵强些。老兵怪他只只尖大的理想没出息，他不生气：“行了，这出息是个没完没了永远无法满足的怪物。”

下中队的第一个班务会，许康讲得很多很多讲得头头是道，新兵们听得很认真，有些还在煞有介事地做笔记。

姚家新不出操不参加任何集体活动，犹如一枚树叶在营区里飘忽不定，有时也会落在某处无声无息。他有时也会和兵们在一起，第一个动作仍是发烟，仍是如掷飞镖，不同的是不会抽的他不再发了。兵们抢着要给他上烟，尤其是新兵，掏出整盒的“三五”“玉溪”现拆封，他不接，也不言语，那嘴抿得犹如通条一般。

那天午休时，余洋被一泡尿憋醒，晃着尚在梦游的身躯上厕所，回来时一不留神瞧见姚家新正如一只蝴蝶在单杠上翻飞。后来，他和姚家新说到这事时，姚家新鼻孔一出气：“哼，把我这大老爷们，正宗的警营男子汉比作娘们味哄哄的蝴蝶，没点文化。”他反驳道：“不是比，当时我就那感觉。”

“好！”

余洋的嗓门一下子走火了，声音不大，但在午间的营区依然算得上响亮，余洋连忙捂住了该死的嘴，从远处转来的回音让他有点惊慌。到部队也有半年了，他还是第一次如此大嗓门地说话。

刚来时，就听说了“说话大嗓门，喝酒用大碗，做事敢拍板”的顺口溜。这是老兵和干部的做派，跟新兵搭不上茬。新兵得用新兵的腔调说话，要不然，老兵就会说，这新兵，闹个啥？

“好？你还未到看得出的份儿上呢！”下了杠的姚家新双手掐在腰上举头向上，余洋不晓得他是在看单杠还是在望天。逆光下，他下巴上的胡子如芦苇上细细的绒毛，根根透亮，给人一种柔软中坚挺的感觉。

余洋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那光溜溜的好似单杠上那被成千上万双手成千上万次磨得润滑滑的地方。上初二时，好多稚嫩下巴上都生出了茸毛毛的同学笑他是女性化的男人。他说：“嗷！不是返祖，就是进化跟不上形势。”可他还是希望某一天清晨醒来时，自己的三分地上也有男人的风采如雨后的庄稼茁壮成长。这希望一直伴随了他一生，仍旧只是希望，层出不穷的剃须刀，在他那儿只是一件件只供欣赏的艺术品。

余洋在学校是搞体育的，中长跑是他的强项。拿了不少奖不说，就连让他牵肠挂肚的对象也是靠中长跑跑来的。其他的或多或少都会那么一点儿，不精，也不菜。这么说吧，他亮个一招半式的，总能唬得住人。他的单双杠在他那体育学院体操专业毕业的老师眼里不咋的，可放到营区里还真了不得。说点道道，更不在话下。他刚说出一句半，姚家新一摆手：“算你嘴上功夫还行，上一个。”

“我还没醒呢……”

“少来，上！”

这天晚上，余洋独自来到营区围墙的一个角落处。他坐在地上，从怀里摸出海螺放在耳边，静听着那忽忽悠悠的声音。谁都不知道他有这么一只海螺，他也不想让谁晓得他有这么一只海螺，是怕别人问起它的来历。从到新兵连的那天起，他就常常在一个无人之处，抚摸海螺，听它说话，和它说些心事，眼前就有了无边无际的茅草在风中呼号，发出瑟瑟刺耳、常让他心悸落泪的声音。那本是金黄色的茅草常幻成张牙舞爪的火苗，让他的双眼生疼，让他的心如针扎。在他家乡的海边，是一望无际有半人多高的茅草地，春绿秋黄，全然是一片一年四季呈现不同颜色的大海。本来，余洋和别的孩子一样，把这片草海当成了天堂。可是后来，后来，他憎恨这片草地，再后来，憎恨中还掺进了不少的恐惧。这片茅草地，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了一块难以抹去的

伤痛，埋葬了他童年少年本该有的快乐。

## 2

---

一大队三个中队的器械场都在宿舍和饭堂之间，一溜的单双杠，一块块整得形如豆腐块的沙坑，挺有兵味。快要开饭时，兵们的目光在四处扫射，步伐却向单双杠瞄准，开始重复一日三餐前的固定节目——围着单双杠聊一些轻松的话题开一些荤荤素素的玩笑做一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小动作。这样的场面，很容易让人想起乡村夏夜的晒场城市清晨的公园。

那些斜挨着单杠，双手在双杠两头磨磨蹭蹭的多为老兵——在单双杠上有一手的老兵。在这方面放射不出老兵风采的老兵，和单双杠总是若即若离。新兵离杠稍远，但目光却如丝线缠在杠上。

这时，有意思的场面开始了。一老兵抓把沙子搓搓手大幅度地活动活动手臂后上了双杠，老道地完成一个练习或做某练习中的一个动作，下了杠也不言语，照旧继续他上杠前的话题胡侃。兵们都明白，又到了较劲的时候。该说的照说，该笑的照笑。就在这种看似松松散散无风无浪一切照旧的气氛里，一些老兵上双杠吊单杠表演亮相。这是最高水平的角逐。没有人会做那些尚不成熟或明显不占上风的动作，只会剪辑能代表自己最高水平或无人能与之抗衡的一个练习或最精彩的片段来展示一番——和现今的广告蛮像的。没能耐且知道自己太菜的老兵，不凑这热闹，在一旁不停地显露自己的特长——什么都敢说的勇气。油得很的，有时也上杠来个把怪模怪样逗人发笑的动作。

## 当兵★★★★★

新兵一般不敢上杠。即使动作再好的，不是被老兵或班长逼得没办法，是不会动手的。实在躲不过去的，抖抖乎乎地撑撑臂拉拉臂就窜回新兵堆里，暗自打量老兵的反应。个别嗅不出个中味儿的新兵——也有的是试图打破这在他们看来极不公平的格局，把这时光当作一次难得的训练机会煞有介事地动两下。动作有品味，甚至在老兵之上。这新兵心里头乐，老兵怎么了？别看我新兵，瞧瞧，有两下子吧。他自感替新兵撑了脸面，也让老兵注意到了他这个新兵的不俗。原本谐和的一切，被这新兵搅出了点水泡波纹，老兵是不会说什么的，但他们的确注意上了这新兵。多数情况下，这新兵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日子不太好过：有的老兵会专找他的茬，像在鸡蛋里挑骨头一样找一些茬；更多的老兵对他冷而视之，一有机会发言，都说他不咋样，没有一二三，但老兵的话总是有些分量的；他慢慢地才发觉自己有了个所有新兵都畏之如虎的评价——这新兵没大没小，老里老气的。

新兵刚下队时，班长吆喝着新兵排着队做一个又一个完整的练习，这让新兵很丢面子，害得一些新兵争着抢着要当小值日去打饭，个别新兵居然到了快开饭时就心惊胆战，小腿肌肉直跳舞。

余洋的单双杠是不赖，可他却隐蔽得很好。他站在离单杠有四五米的地方，属于松散层中的一员，两手绞在小腹前，掌心渗出了粘兮兮热乎乎汗。

这是临近开晚饭的时间。

他的目光飘过杠上的兵向饭堂里望去，祈盼值班员的开饭哨音早点来到，因为隐约间他总觉着有什么事要发生。就在这时，姚家新的身影仿佛一颗跳弹蹦进他的视线。姚家新双手抄在裤兜里，嘴里叼着根燃去半截的烟。尽管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可随意的步态，仍是标准的齐步走。余洋似乎感到他的目光锁定在单杠上的某一点上。

他知道兵们都在看他。

嘈杂流动的器械场，一下子凝滞了。

自从上年末进入老兵退伍期后，姚家新就没在饭前到过器械场，原先的主角隐到了幕后。老兵意识到姚家新会有出人意料的动作，安安静静地等着看戏，新兵见老兵个个不动弹不吭气了，便死劲儿想这是怎么了。

姚家新走至单杠下弯腰捋起一把沙子像打肥皂样在手上搓了又搓再拍一拍，接着极为正规地上杠。他做的是五练习——单双杠本来都是一到八练习，前些年不知何故，减少了练习降低了难度——下了杠好大一会儿，兵们都没动静，真是被震住了。姚家新知道有这样的场面，他已好久没在杠上如此卖力了。

“不愧是杠王！”不知谁叫了一句。有了人打头，兵们的热度又蹿得老高。老兵七嘴八舌地发射赞誉的词语，新兵不动口，一个劲儿地拍巴掌。

“杠王？屁，以前是，现在得换人了，”姚家新大声喊，“余洋……”

“到！”

“上！”

“我……”

“我个尿，上！”

余洋慢腾腾地往沙坑走，每走一步都极其艰难，他听到自己的每一声心跳，噗，噗，噗，噗，噗，噗，噗，噗……

“做大回环，要是偷工减料，哼……”

余洋别无选择，只得使出浑身解数，有什么后果，再说吧……余洋一上杠好似滑入了另一个空间，他看到一条箭鱼在水面轻盈灵动地飞翔，鱼翅是片银色的叶子，鱼身也是片银色的叶子，划破了阳光和空气发出嗤嗤声，一道银光刺入水中，姿势是那样的优美，水面泛起如微风中丝绸般的涟漪……余洋垂着脑袋



溜进新兵堆里。

“新兵蛋子老兵相！不服可不行，好样的，以后你就是老兵了，没反对的吧……我想也不会有。”姚家新气壮如牛声如洪钟，每一个字都让人想起子弹压进枪膛的声音，一种金属与金属相碰撞的声音。

上杠时，余洋是新兵，这一下杠就成了老兵。余洋一下子晃得厉害，那个叫后果的东西悬在他头顶。总有一天会砸下来的，余洋对自己说。

余洋在杠上时，姚家新的目光似把锥子往老兵的脸上挨个戳；余洋下了杠，姚家新迅捷将目光转移目标不轻不重地搭在单杠上。他脸上没有表情，准确地说，从脸上没法断定他在想些什么。

吃完饭，余洋往宿舍走时打饱嗝和步子几乎合到了同一节拍上。吃多了，早已突破了平常的饭量防线。在他的印象中，这是到部队后第一次有如此好的胃口海吃了一顿。当他前脚刚迈进学习室时，姚家新叫他陪着到操场去转转。这正合他的心意。

操场在营房的后面，有十一二个篮球场那么大，其背景——正北面——是一道三米多高的围墙，上书“严格训练 严格要求”八个红色大字，是那种大红。有些兵在练倒功摔眼发花后，再瞧这些字，没了，眼前是血红一片。从东向西依次是四百米障碍场、战术训练场、擒敌训练场、摩托车训练场和攀登体能训练场。三三两两的兵呈散弹分布状，或走或坐或站或蹲……余洋不用看也晓得这其中绝无像他这样下到中队还未满月的新兵。

“你第一次看到操场，想的啥？”姚家新弯腰掐了根刚破土的小草，“春天来了，春天又来喽！”

“大！和想象的差不多。”

“咋来当兵的？”

“大学没考上，心闷。”